

《出国》杂志推荐

(日)安藤由晴 也文著

迷失日本

十一位赴日新娘的情感实录

にほんでまよって

这是一群迷失在日本的中国新娘——
记录这个特殊群体的真实经历，她们都在被遗忘……

首部揭秘出嫁日本的中国新娘纪实
十一位赴日亲历者口述出书

国内媒体鲜有报道的中日跨国婚姻遭遇事件

日本最大华媒《中文导报》首席记者 杜海玲推荐

迷失日本

十一位赴日新娘的情感实录

(日)安藤雨倩 也文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失日本：十一位赴日新娘的情感实录 / (日) 安藤雨情, 也文著. --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80688-670-0

I. ①迷… II. ①安… ②也…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②纪实文学—日本—当代 IV. ①I25②I31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2444号

责任编辑：徐 晶
选题策划：龙 猫
封面设计：刘晓晖

出版发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 版 人：项 新
地 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邮 编：300191
电 话：(022) 23366354
传 真：(022) 23075303
网 址：www.tssap.com
印 刷：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35×965mm 1/16
印 张：18
字 数：231千字
版 次：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6.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 迷失日本·之一
让日本男人下跪的中国新娘 / 009
- 迷失日本·之二
来日的路短，归去的路太长 / 035
- 迷失日本·之三
她打死了她的丈夫 / 061
- 迷失日本·之四
她，不知道自己是谁 / 093
- 迷失日本·之五
狗官司 / 115
- 迷失日本·之六
与日本人做“假夫妻” / 137

迷失日本·之七	
与日本人同居	/ 157
迷失日本·之八	
名人的悲哀	/ 175
迷失日本·之九	
风俗店进出的新娘	/ 195
迷失日本·之十	
她扑向卡车	/ 217
迷失日本·之十一	
80后中国女生的日本爱情	/ 241
迷失日本·之十二（附）	
“嫁”到日本的中国男人	/ 271

序言 Preface

一晃到日本都已经二十一年，嫁给日本人也有十六年了，早已经沦落为家庭主妇。当儿子长大，去美国念书之后，闲闷中，才恢复了一些记忆。应该做一些事情了，否则老死之后，人们会忘记我这位中国女人。

现在还能做什么呢？就采访一点身边事，采访一下嫁到日本的中国新娘的事，给也文先生写这本书提供素材，当一个助手。

在大阪，有一个中国新娘小群体，来来去去，却始终有那么几人，无聊的时候或者在超级市场，或者坐在路边说说汉语解解闷。当我告诉她们，我要写她们了，她们中没有人感兴趣，因为都是家庭主妇，有什么好写的？

况且在网上看了国内读者的议论，仿佛给日本人当媳妇，不是什么说得出口的事，让人联想到二战时候的慰安妇。这怎么联系得上？我很想说：没有人强迫过我们什么，因为今天的中国不是任人欺辱的国家，如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涉外婚姻一样，与日本人的婚姻没有什么不同。

抽时间旅行去吧，可走走看看就完了。一次，我看到日本报纸报道中国新娘的事，我又想写了，也借着旅游的心态到了北海道寻访，很容易就找到了这位嫁日不久的新娘。她出人意料地很配合，给我说了一些不愿意对记者说的话；她的日本家人也想从我这里找到一些道理。也许我的样子本来就像爱管闲事的大妈，但他们的举动无疑对我是一种鼓励。

但是我写出来之后，才感觉到平淡，如一篇简单的新闻报道，无血也无肉，因为无法深入每个当事人的内心，去写一些更深刻的东西；当事人仅仅想通过我说明自己是受害者，他们不需要别的什么。

我渴望用我的眼睛、耳朵看到实际的东西，更希望用我的观察、分析和判断来写，于是，除个别角色在我写出来当事人看过后，同意使用真实姓名外，其他的都是化名，部分文章的故事发生地也不是原发生地。我希望尽量恢复我所认为的真实。

日本法务省入境管理局统计，在日本的中国人总数是四十七万左右，其中留学生为八万，中国新娘是六万人。

只要想去找、只要腿勤、只要有耐心，每天发生在日本的中国新娘的不一样的故事会有很多很多，但我不能一一写下来，更无法把一些更平常的，甚至是幸福的中国新娘故事写出来。因此这本书是有缺陷的。

怎么看待日本新娘的故事？大千世界，很难用少许的文字去概括。有的人为了真爱出嫁日本，有的仅仅为了好的生活和居留权……有的兼而有之，于是真爱假爱，真结婚假结婚有时让人分辨不清。

不过，从对日婚姻中女方为中国人的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再从嫁到日本的妇女已经逐年减少来看，我们不能回避一个事实，总体来说中日婚姻与两国的经济状况有着直接联系。中日婚姻的离婚率之高也令人咋舌，据日本法务省入境管理局统计：占当年结婚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双方为日本人的离婚率为百分之零

点二)。当然，中国到欧美国家的移民离婚率也普遍较高，但与日本比较，原因也许各有侧重、各有不同。首先，直接从国内嫁到日本的婚姻比例相当高，且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留学后结婚的中国新娘不多。其次，如果说欧美人婚姻整体上是开放和自由的，在日本则是传统的家庭观念以及男女地位等文化因素对婚姻的不良影响更大。

但是赴日中国新娘人数在逐年减少，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了，让中国女性更趋于理性。

写这本书是为难的，写华人妇女遭到冷遇和暴力时，可慷慨陈词，但面对一些华人不理智的婚姻、生活观念和行为时，站在华人的立场上，又怎么向华人读者讲这些事呢？如果回避永远只是懦弱的话，那这本书，也有我作为作者之一的矛盾和痛苦。

这里特别感谢日本《中文导报》、《东方时报》，因为是它们的报道让我找到了采访线索，有的文章还直接引用了这些报纸的文字和细节。书中不一一列出来，并不是想把他人的成果占为己有，只是担心我的文章与“事实不符”。权当它是一部文学作品吧。

安藤雨倩

迷失日本·之一

让日本男人下跪的中国新娘

那是2004年秋天的一个深夜，我接到了报社的一个电话。

“有一个中国人被她老公赶了出来，你可不可以暂时收留她一个晚上？本来我不想找你，可是她已经从静岡跑到大阪去了。”

“合适吗？我不认识她。她是否可以住旅馆？”我说。

“她出来时，什么身份证明都没有带。其实，还不是住哪里的事，她打电话哭哭啼啼地对我说了一个多小时话，她觉得自己活得很辛苦，想找人说说话，我就想到了你。我保证她不是坏人。”对方又用无奈的口气说，“她已经被多次赶出家门，第二天，等到她丈夫酒醒了，就会接她回家的。但她这一次不想轻易回家，她要让他长一些记性。”

再苦也不必半夜三更吧，明天行不？我即使想写书，也没有想到过半夜三更采访别人。别人都说，晚上写书心静，可我不是也睡觉了吗？我也被对方的话弄得哭笑不得了。想是这样想的，可去还是要去的。

于是，我爬起身来穿上衣服，我丈夫也跟着我穿上衣服，与我同去，给我当司机——其实，他一向都很“乖”的，我经常说，是我娶了他，是我使唤他，这让我们在讨厌日本鬼子的中国人面前，多少有一些脸面。每当日本对中国有些过激行为时，我吐口水，我也让他吐，他不敢在我面前说一句屁话。

按照地址，我们来到地铁车站，这里来去的人已经不多，灯光中可以看到几个来去的身影，我们还没有看到她，倒是看到几个从墓地里爬出的阴尸——几个年轻男女穿着白色的绸缎，腰上还挂着一个骷髅，这正是这些朋克男女夜生活的时候。他们的打扮虽然怪异，可也不是什么坏人。

站台上的椅子上就只有一个女人在四处观望着，但她还抱着一个孩子，不像是等我们的人，然而她看了我们一会儿，却向我们招手了。

“我叫余征秋，你是接我的大姐吗？”她说。当得到我们的回答后，她又说：“我早就看到你们两个人了，可报社说是有一个大姐来。给你们添麻烦了。”

“这是你的孩子？”

“嗯。她跟我跑了一晚上，都累得不行了，上了车就睡了。”

我突然间血往上涌：“你丈夫把你和孩子都一起赶出来了？”

“不是，是我出来的时候，孩子跟在我后面跑。”

我示意丈夫把她孩子抱到车上，然而也许是孩子感觉到是陌生人抱她，立即就醒了，挣脱我丈夫的手哭了起来：“我要妈妈。”孩子说的话竟然是汉语。

“这是你与你的日本丈夫生的孩子？”我问。

“当然是了。”没有想到她有些生气地说，“他喝多了的时候，也这样问过我，可我让他带着孩子做DNA鉴定，他又不去。其实，他是很喜欢美惠的。”

“你一开始就教她的是汉语？”我对她肃然起敬。

孩子一下跑到了她怀里去，也就不哭了。她说：“什么都教的，本身就在日本生活，还是日语教得多一些，只不过她现在和我说的都是汉语。”

“你与你丈夫是不是因为教育孩子的事，才有很多矛盾的？”

“这不是主要的，其实，还没有孩子之前，他就经常赶我。”她随后对孩子说：“叫叔叔、阿姨。”

孩子还是困得不得了，闭着眼睛叫了我们两声，依然是很纯正的汉语，但与余征秋一样，带着南方口音。上了车，孩子在她的怀里又睡着了，还用小手抓住她的衣角，仿佛是怕妈妈又把她交给谁似的。所以几次我伸手想去摸摸她，却又把手缩了回来。

我也想到了我的孩子，很羞愧，我也曾经考虑过让孩子初中或者高中去中国念书的，接受基础教育，我丈夫虽然没有反对，可他始终坚持说美国的教育更有活力一些。作为父母真是很矛盾的，原来的想法此时又重新困扰着我了，我是不是应该让孩子读了两年书后，再到中国去念高中，之后又重新回到美国去读大学？

看我不说话，她说：“让你们不方便了，真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我说，“他一喝酒就赶你出去？”

“这倒不是，是他喝得很多，且心情不是太好的时候。这一次还没有等到他赶我，我就出门了。”

“可这也不是长法啊。”

“他第二天就会急着来找我，这一次我想多在外面待几天，给他一个教训，也带孩子看看大阪，我明天就去找旅店。”

“你住我们家，我很高兴的，再说……你是怎样与他结婚的，结婚之前不知道他有这样的毛病吗？”

“知道，还是他主动告诉我的，他还说他喝酒之后，要我让他一些。”

我丈夫听到这里忍耐不住笑了。

她似乎知道我丈夫在笑她什么，解释说：“可是结婚前，他只是说说，与我在一起的时候能克制住自己少喝酒，那时候他很好。”

“你们是怎样认识的？”

“说起来就话长了。”接着，她却把话题转移到别处，她大声说道，“这么多年过去，我才觉得我对不起我原来的男友，其实他很爱我的，唉……大姐，你是不是也有一种‘错觉’：是不是也觉得原来的男友才是最好的？因为他已经离开了你，于是，他就从眼前重新走向陌生、虚幻的状态？只有虚幻的东西才是最美的。”

“也许吧。可是他是谁呢？”

“他是与我一起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她说，但不看我一眼，仿佛已经进入一种回忆之中，“1996年我来日本留学了，那时我十九岁。我们那一群读新宿日语学校的十多个中国男女留学生都很年轻的，我们一起租用了日本人的一套房子，三四个人住一间房，一天打打闹闹的却也好过。我似乎更好过一些，因为我家境比较好，就是去打工了，压力也不大。但青春似乎总是寂寞的，还没到三个月，我们三个女学生就与另外三位配对完成了，多余出来的六个男留学生就更寂寞了。那两对还时不时吵几句，我与他却没有红过脸，其实我很霸道的，只不过他总让着我，我也习惯开玩笑地叫他‘老大’。”

我不插话，屏住呼吸听，我知道这里面有故事，与中国留学生好上了，又与日本人结婚。然而车已经到家了。

还没有等到我问她们吃饭没有，她就说：“我孩子还没有吃饭，一晚上都是吃零食，你们家里……啊，我来做。”

我哪里能让她做呢？我钻进厨房把饭菜搞好摆上桌子。她把孩子叫醒。我看着她们把饭菜全吃了。

突然，她的手机响了起来，在这半夜三更的，让人的心脏都

抖了起来。

“是他打来的。”她关掉手机，把它扔到了桌子上，“他喝的酒开始醒了，我应该早一些关掉它的。”

她安排孩子睡下后，心里面不平静，不想睡，我就陪她坐在孩子身边。不等到我提醒，她就接上车上的话说了起来，仍然说她的“老大”。

“我是一个很难静下心来的人，爱上他之后，更是一天都在想他，就是课间休息都想去拧他一下、踢他一脚。如果不是他监督，我的成绩不知道会怎样，一年学习期满，不是也有人没有考取日本大学，哭得眼泪鼻涕的卷着被子回国的？当然，他们没有考取的原因，并不都是因为学习不认真。”

“他很稳重、成熟的。”

“这倒不是，只不过离家远了，经济条件也不好，留学的压力也比较大。”

“你的‘不成熟’，往往是因为你有他可依靠吧？”

她又说：“真是这样的。一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分别考取了不同地方的大学，我去了静岡，读了浜松医科大学，他去了大阪，读大阪经济大学，两地有三百多公里吧？”说到这里，她又补充一句，“毕业后他也留在了大阪，但这是后面的事。”

我立即想到，她来大阪是不是来找他的？但是我又自我否定了，因为她要是来找他，还用得着来我这里？况且她都有了孩子，就算要来，也不会带着孩子去看他吧。

“离开了他，离开了众多中国留学生，我还真感到寂寞了，人多，夏天晚上起来打蚊子、打蟑螂都有趣，一个人住，深夜把蚊子打死了，自己往往也会被吓一跳。”她停了停又说，“我想我应该打工去了，一天忙忙碌碌的，既可解闷，也可以让自己过得宽裕一些。”说到这里，她自我解嘲地笑了笑之后才继续说：

“我在他的帮助下找到了工作，他这方面有经验。”

我静静地听着，即使她停下来，我也不想打扰她。

我与后来的丈夫川崎大辅也就是在我打工的料理店认识的。他经常与朋友一起来，不过，这个人来一次就能让人记住了——大家都是喝啤酒，只有他一个人喝了啤酒之后一般还要来一杯加热的清酒或者加水的威士忌(Mizuwari)，还要事前说清楚，最后一杯酒他要单独付账的，因为他们都是“割勘”（作者注：意思是按人头数分摊计算，各自分担自己的费用，即日式AA制）。或许他知道自己的毛病，他喝了酒之后，什么都会忘记的，包括“割勘”，只顾自己又跳又蹦的，没有女同事在的时候，他还说几句黄色笑话，那样子与来时如同两人。来时，因为他是静冈一家银行的经理，别人都是让他走在前面的，他自己也会找中间位子坐，说话还很严肃。喝了酒后他就拉着别人乱跳起来了。

我不知道我是哪里引起了他的注意，不过，我发现他注意我，首先是因为他每次来都要仔细看着橱窗里的菜（编者注：日本餐厅一进门一般都有橱窗，是蜡做成的各种饭菜的模型，旁边标有价格）问我，仿佛他是第一次来似的，其实他几乎是天天来，只不过后来独自一个人来的时候多。

有一次，他喝着酒对我语气轻松地说：“我知道你不是陪酒的，你是依靠劳动来挣钱的中国留学生，可我第一次注意你，是因为你看我时是一种嘲笑的眼神，我就喜欢与有挑战性的人打交道。”也许他还没有喝足，所以眼光里仍有一种高傲的眼神。

“先生，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如果我有失礼的地方，我向你道歉。”我不知道说什么了，他乱跳乱蹦时，我的确是觉得他有些愚蠢——如果日本人天生就缺乏幽默的话，做出想让他人发笑的举动时，会让人感觉相当别扭的。”

“你叫我先生，这就是在嘲讽我了。”他说。

“我没有。”她说。在日语中，“先生”仅仅用来称医生、教师、律师、议员及有成就的艺术家。

“你是学什么的？”

“学医的。”

“你看我这人有病吗？”

“不知道。”

他笑了，“你应该说没有喝酒之前没有病，喝酒之后就难说了。”

又来了，又想幽默了，我勉强笑了笑。

店老板娘似乎也看出了什么，等到川崎大辅走了之后，她说：“他是在逗你呢，不要认为他在动真情。像他这种身份的人，要找一个家庭比较好的日本女人，是容易的。”也许她是出于好意才对我说的，但我听了有些生气地说：“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要与他交往，这个人很愚蠢的。”我这话更多是为了气一气店老板娘的，杀一下她的傲气。

老板娘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这倒出乎我的意料，也许她不想把矛盾激化，找我们留学生给她打工，比找日本人便宜多了。

下一次，他来得很晚，是店里面要打烊的时候，没有喝酒，样子很严肃，却吃得很慢，我们关门也就因此晚了一些。店老板让我先回去，我出门走得不远，他却走了出来追上了我，微微躬了躬身后很认真地对我说：“我有车，我能送你回去吗？”

“过了路口，我就到车站了，我男朋友在那里等我。”我撒谎说。

“你有男朋友？”

“嗯。”

“他天天来接你吗？”

“是的。”

他笑了：“可是并没有人来接你啊，前几天这个时候，在车站，我并没有看到谁在接你。”

他前几天就“跟踪”我了？我这下才感觉自己扯了一个愚蠢的谎，于是，再解释都没有用了。相反，除了警惕之外，我还微

微有些感动。算了，就让他送我吧，我要在车上对他说清楚。

他担心去开车时我会独自走掉，让我一起去不远处的停车场，我也去了。

车开动了，他与我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问问中国的事等等，我也不会对他说什么别的。然而当车快要到我家时，他刹住了车，两只手搂住了我的肩膀。

“我喜欢你，我忍耐不住了。”

我一把就把他推开：“放尊重一点，我要叫警察了。”我跳下了车，走了几步后回头又大声说道：“你赶快离开，你这种人，我到哪一天都不会喜欢你，死了心吧。”

他悻悻地走了，不过，也许是我最后说的话让他有了希望，仿佛不喜欢他是有前提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不是那种轻佻的人，我是可能喜欢他的。第二天晚上，我走出料理店，他又等在那里了，我还没有开骂，他就说话了。

“不要喊，我就说两句话。我不是那种人，昨天我是想，如果你是那种人，我就不对你认真，如果你是现在这样，我会真心对你好的。”

我不知道他的话是愚蠢还是幼稚，我说：“经常玩女人都有经验了。不过，这与我没有关系，我不喜欢你，我也有男朋友，你走吧。”

他的脸上流露出遗憾的表情，但还是那种难以压抑住的高傲，他走了。

过了十几天，他都没有再来，他的下属们却仍然时不时来这里喝酒。其间，我男朋友也来店里看过我一次，如果川崎大辅没有死心，我真希望他能看到我与我男朋友在一起。

我不记得那是第十几天，他终于等在了我家那个路上，他红着脸递过来一束玫瑰，还有礼品纸包着的東西。“我知道我已经忘不了你，这几天我都开车默默地送你，我爱你，与我结婚吧。”他说。

“结婚？我为什么与你结婚？”我推开了他，径直往前走，走几步回头又说，“你真的很蠢，我不同意你，就是因为你打算与我结婚？你不会认为与你结婚是你的一种奖励吧？你走吧，去奖励别人吧。”

“可是我就是喜欢不容易征服的女人，所以我不喜欢日本女人，事事都顺着我，我喜欢中国女人。”

我希望用一些重话来断了他的念头，就说：“你喜欢中国女人，中国女人就应该喜欢你？赶快走，不要到这里来了，我不可能与你有什么的。”

他生气地说道：“你是第一位这样对待我的人，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值得傲慢的。”

说完他大步走了，我想他一定不会再来来了，我也摆脱了一个难缠的人。

然而，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去上学的时候，我看见那束玫瑰花被放在了窗前，上面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可能我的表达与我的内心有一些出入，我喜欢你还有更多的原因，只是我说不清楚。”

我可以这样推测，他昨天生气地走了，等气消了下来之后，深夜又开车来我的住地，把花与那张纸条送上来。

一连几天，我都没有看见他，可是窗子上总有一束玫瑰。有一次，我在车上向后看，他的车如幽灵一般跟在车后。

那个周末，我男朋友从大阪来看我，他早早地到了料理店，坐在那里静静地看我。其实，一开始，我是把川崎大辅的事告诉了他的，他也经常打电话问这事，可后来，我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没有把下面的事告诉他，他也认为这事过去了。

下了班，男朋友亲热地挽着我的手，接着把我推在路边的角落里，亲吻我，我们都十多天没有见面了。我想，川崎大辅如果看到了这一幕，他就不会再来找我了。随即，他又迫不及待地拉着我去车站，我们一起回了家，关上门之前，我留意了一下路